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青龍傳 第二回 李三楞被打拜盟 罵強徒殺死王寡

話表李三楞乃是直性漢，雖然吃了虧，倒不理論，俗言：「好漢愛好漢，英雄喜英雄。」遂笑嘻嘻走近前，向皇爺作了一個揖，口呼：「先生，是我之錯處，望祈海涵。」皇爺說：「不怪罪你，你做你的買賣去，我領我女兒回家，兩不相擾。」李三楞說：「常言說的好，不打不成交，我有心咱二人結拜一盟，何如？」皇爺說：「我自幼未拜過弟兄。」李三楞說：「正對你我，今日皆是頭一次拜盟，應了俗語『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』。拜了罷。」皇爺自忖，見他一派端方正氣，又是條好漢子，心中有了愛將之心，說：「你願拜咱就拜。」三楞說：「不用回家買香燭神碼，就在這大街磕頭明誓，敘年庚。」皇爺說：「我年紀三十二歲。」李三說：「我二十九歲，你是兄，我是弟，聽我明誓。」遂跪在地，皇爺亦蹲身，如跪在地。李三說：「過往神祇聽真，我李榮禧與先生結為生死弟兄，若有三心二意，不得善終。該你明咧。」皇爺說：「你所明之誓，算替我明一樣。」李三說：「那可是中不中。」皇爺無奈說，只得草草盟誓。

人站起，李三口呼：「盟兄，你貴姓高名？家住哪裡？」

皇爺說：「若提我家，恐你害怕。」李三說：「你別哄我，我賣豆腐，常上五府六部，見過許多王爺。別說你是個先生。你說罷。」皇爺說：「我家住關外奉天省沈陽城承德縣。」三楞說：「你拉倒罷。你是北京口音是了，將家說遠遠的，你怕我吃你喝你。」皇爺說：「我祖上隨龍至北京，住在紫禁城內，我名趙青龍，在這北京大大有名。」李三楞問：「你既是有名，這相面算卦一定准靈了。你既有名，這北京城內認識多少戴頂翎的文武官員？」皇爺說：「若提戴頂翎的，認識多了，頭一個三朝元老蘇大貴、九門提督英公、吏部劉煥芷、布政司姚祖同，東路王是把兄弟，三宮六院隨我遊逛。」李三楞把舌一伸，說：「好麼！敢情你是個瘋子罷。幸虧堆兵未在前，若教他聽見，你我吃不了得兜著走。教姪女隨咱哥倆先到我家，一來暖暖和和，二來喝壺酒，炒些豆腐，敘敘家常。」皇爺說：「走，攪你一頓。」遂一同往前行走。

正行之間，迎面來了十餘人，各執棍棒。忽聽內中一人說道：「那前面不是湯家的閨女嗎？快將她拿進去領賞！」原來是雙關浦黃府四個教習、八名惡奴，前來尋拿湯美容，恐她告御狀。今一見面，眾惡奴上前就拿。皇爺一見，衝衝大怒，說：「賢弟，你敢打這伙人嗎？」李三楞說：「我打。」皇爺說：「敢打算是好漢。我與你作主。」遂將兩把鎗取出，遞與李三一，二人一齊大喊：「好一群惡奴，倚仗勢力搶人，無法無天。打呀！」眾惡奴聞言，橫眉豎眼，往上就闖。君臣二人掄鎗相迎，打在一處。這李三楞素日好武，練得好武藝，一霎時打了個落花流水。眾惡奴並教習見事不好，一齊敗將下去，逕奔雙關浦。君臣二人追出彰儀門，趕至雙關浦，見眾惡奴跑進一座大門，將門緊閉。君臣二人在門外破口大罵不休，不見門內動靜。且不言此事。

再表湯美容見乾爹同盟叔追趕眾惡奴去了，自己獨立街前，寒風一吹，身上又冷又怕：「再有黃府惡奴看見，無人護庇，那可死而已，父母的冤屈難雪，無人可報。」想罷，緩步行至鼓樓大街。見一座門樓，遂在門樓下避風。這門樓乃是王老寡婦家。她年六十餘歲，是一女光棍。老頭子名王老灰，早已去世，膝下無兒無女，指著賣花度日。此時王老寡婦正澆花，忽聞小巴狗亂吠，遂放下水仙花，走至門外一看，乃是一俊俏女子二日落淚，在門下獨立，遂問道：「這位姑娘，是上哪裡去的，為何立此門前悲啼？」湯美容抬頭一看，見是一位年老的媽媽相問，遂說道：「奴是落難之人。」王老寡聞是落難之人，不由動了惻隱之心，遂說道：「你這年幼的孤女，身上又單寒，先到老身屋內烤烤火去。」湯美容口尊：「媽媽，你老一番美意，奴若得時，恩必重報。」王老寡婦說：「報不報的，快到屋內向火，暖暖和和去。」

二人一同進屋，令湯小姐上炕，在火盆旁坐下。遂問道：「姑娘，你家住哪裡？姓什名誰？因何落難？細對老身言說一遍。」小姐見問，遂將始末緣由說一遍。王老寡婦聞言一怔，說：「姑娘，你碰在硬碴子上了。誰不知兵部文紅是他娘舅，還同皇親高宗善是一盟。有司衙門告不倒他。王爺府內去告，不定成不成。」小姐聞言，不由淚流滿面，哭啼不止。哭得王老寡婦心軟了：「咳！我與你無親無故，若是親故，這場官司，舍了這條老命，我替你打了！」小姐說：「奴正無安身之處，認你老為乾媽罷。」言畢下炕說：「母親在上，受女兒一拜。」王老寡婦笑說：「好一個嘴巧的姑娘！我活了六十多歲，無有人叫我一聲娘的。如今我正願意。好閨女，快起來歇著，我與你做飯去。」這且不表。

且言這鼓樓街上有一無賴李能，終日喝得醺醺大醉，一溜歪斜，一頭碰在門樓牆上，心中火起，說：「這是誰家門樓？修蓋在當道，令人可惱！」遂抬頭仔細一看，說：「呵哈！是了，這是我乾媽王老寡婦家的大門。我既從此過，若漫門過去，她若知道，必說我眼眶子高。待我進去望看望看，若湊手，偷他點東西去換酒喝也是好的。」想罷往裡就走，口內叫：「乾媽呀，我望你老來了。」遂走進屋，見炕上坐著一個美貌女子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色膽包天，遂問道：「這女子從何處來的？」王老寡婦說：「這是我的乾閨女，要報殺父之仇，今我領他去告狀。你問這何來？」李能說：「你老領她去告狀倒是小事，你老看看乾兒我連個媳婦未有，你老何不成全成全，將她與我拜堂成親，成了夫妻，我好養活你老一輩子，養老送終在我身上。」王老寡聞聽此言，不由得大怒：「好一個王八羔子，氣殺我也！快快滾出去！」一伸手，抄起擀麵杖打去。李能一閃身，躲開頭顱，肩膀著了一下的李能晃了兩晃，怒道：「好一王老寡呀，你與我說媒不說媒在你，絕不該打我這一擀麵杖。哦哈，也罷，是你該死之期。」遂從腰中把鋼刀抽出來，照著王老寡婦刺去。王老寡婦被刀刺躺在地，復又一刀，王老寡婦氣絕身亡。

李能用刀一指：「你這女子，應允親事否？不然，照王老寡婦一樣，一刀廢命。」湯小姐見到兇人殺了乾媽，立逼成親，心想：「我一死，父母冤仇無可雪。」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小姐說：「休得如此，我允從就是了。」李能說：「何不早說，惹我一肚子氣！」遂將刀扔在地，說：「走！跟我家中拜堂成親去。」小姐假意問：「你家在哪裡住？」李能說：「我住在豆腐巷。」小姐說：「這王乾媽屍首亦得藏匿起來才好。不然，倘有人看見，將你拿到當官，與她償命，咱夫妻就不能長久了。」

李能說：「對呀，這個好辦，這院後有一澆水井，把她扔在井內就完了。」遂把屍身負起，說：「你也跟我來。」

小姐聞言暗罵：「惡賊！我想哄出他去，我好逃跑。誰知惡賊太奸，令我相隨，不能脫逃。」無奈，隨李能來至後院井邊。李能把屍首「撲咚」一聲扔在井內，說：「小姐快隨我走。」湯美容說：「你向井內瞧一瞧，屍首是漂著是沉底？若是漂著，還是不妥當。」李能說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遂探身向井中一望。湯美容趁李能不防，遂用力把李能一推，「撲通」一聲，李能落井淹死。

此時隔壁西鄰王桐正在院中灑掃，忽聽隔壁「撲通」一聲響，遂手扒牆頭一看，並未見李能扔王老寡婦屍身，只見湯美容推李能入井，嚇了一跳，跑在大門外大喊：「了不得了！東鄰的，西舍的，鄉甲地保呵，你們快來呀！不知從何處來一個瘋女子，把李能推在井裡去了！」立刻鄉長、地保並眾街鄰來了一群，眾人問：「在哪裡？」王桐說：「隨我來。」遂一擁進了王老婦寡後院井前。王桐說：「眾位看守這瘋女，別教她跑了，快打撈李能要緊。」眾人聞言，手執勾竿子，七手八腳，把屍撈上一瞧，眾人驚駭，乃是王老寡婦屍身。王桐說：「明明是李能落井麼，再撈。」復又一撈，是李能之屍，紛紛言道：「這兩條人命事大。」甲長、地保忙忙跑進宛平縣衙報案。

這知縣裕乃是鑲黃旗人，是恩科進士出身。聞報是人命兩條，哪敢怠慢，吩咐調轎，帶著三班衙役、書吏、仵作，不多時來到鼓樓大街下轎，入屍棚落坐。仵作急忙驗屍，遂報道：「男屍是落井淹死，並無傷痕；女屍是一刀廢命。」書吏填了屍格，裕知縣吩咐甲長、地保將屍殮訖，帶此女回衙審訊，遂打道回衙。

且表皇爺同李三楞在黃家門前罵了多時，不見開門，說：「咱二人回去罷，咱的女兒還在街上立等咱們哩！」遂進了城。

聞街上紛紛議論：鼓樓大街有一個瘋閨女殺死賣花王老寡婦，淹死了李能。李三楞說：「這是一段新聞奇事。」忽聽：「閃開！閃開！縣太爺來了。」李三楞猛抬頭一看，說：「盟兄你看，被鎖的那不是姪女湯美容嗎？」皇爺聞言，抬頭一看，說：「是

他呀！量他不能害人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李三楞說：「咱弟兄跟著看看去，聽一聽堂事。」皇爺說：「很好。」遂隨至縣衙，趁著知縣下轎之時一陣忙亂，在大堂旁隱身聽審。只見知縣升坐公堂，吩咐：「帶犯女上堂。」湯小姐上堂，雙膝跪倒，口喊：「冤枉！」裕知縣問道：「你這犯女家住哪裡？姓什名誰？」

你害死兩條人命，為什反喊冤枉。從實招來，免動刑拷問。」

遂把驚堂木一拍：「講！」湯小姐含淚說：「奴是本縣治下，住草帽衛衛，父名湯名貴，曾任山西知府，後告老還家。奴名湯美容，雙關浦惡國戚黃士功、黃士龍見奴生得俊俏，將奴搶進他府。父母聞知，趕到他府要女，被眾惡奴用亂棍生生打死，將屍扔在他後花園井中。奴感恩黃士功之妹放奴出府，前去申冤告狀。在街上認了一位義父，正遇黃家尋我，被乾父、盟叔將惡奴追下去。王乾媽收我在家。忽有李能要我為媳。乾媽不允，李能殺死乾媽，扔在井內；奴將他推在井中。此皆實言。」

不知知縣如何判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